

文學類大專社會組第一名
鍾彩瑜《不全》

那年夏日，生命起了一個大波瀾。

午後昏沉，小睡片刻，汗濕中醒來，發現四周一片黑暗，我慌張使力揉搓雙眼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或者該說，看到很重很厚很深沉的黑。「惡夢一場！」再度躺下，大熱天，卻死命把薄被往頭臉裹住，強閉上眼，催著自己進入未完結的夢境，暗祈再掀被時，能確切感受暑夏慣常令人不耐、刺目的日光。

因為恐懼難耐，炙烤的感覺更勝，分分秒秒如歲歲年年，禁不住熾熱，緩緩推開潮悶的被，隱約慢速流進欲斷未斷、絲線般的光，是歡且喜，果然作夢，剛剛！輕輕抬高身軀下床，深怕動作大、氣勢囂張，可能喚回方才寫實太過去感受。轉身探頭窗外，極目所視，暗沉沉的天色，與暖烘烘的溽暑很不協調。

慢慢走向坐在客廳沙發、看似閉目歇息中的母親身旁，低聲呢喃自語：「要下雨了吧，天色這麼暗！」不料母親隨即坐直了身，稍稍轉頭往外邊看，同時不假思索回說：「這麼大太陽，妳沒睡醒？」我狐疑張望窗外，灰濛濛依然，本能的跨步大門，屋前收割後、堆著枯黃稻草的田地；路邊叢生的雜草；近旁潺潺涓流的小溪；遠處暗藍色的山丘，都是烙印心中不變的景色，只是，惶惑的不是那類似經年未曾清掃的濃濁陳舊，而是迎面、排山倒海而來的塵。

次日才看醫生，總需要一點時間來確定自己的異常，才好理直氣壯坐上診療椅。左眼沒了光感，右眼接收到的盡是黯淡、堵著視線的不順暢，傳說中的沙漠風暴嗎？醫師說，視神經萎縮。再要開口發問，醫生卻失了耐心，咕咕噥噥，大略是說壞掉的視神經救不了，換了角膜也沒用，何況角膜不是隨便換得到的。病患的哀戚，助長白袍如此不留情面的誠實？畢竟是誠實，自己腦袋漸次真空，淡化傷悲，忘卻氣悶，無意識悄聲離開診療室。

沒有具體對策，把自己泡爛在萎靡頹廢中。母親開口家常，我低迷回應；母親烹煮鮮食點心以饗，我空茫咀嚼。太暗了，沒有閃亮閃亮的雀躍色調，所見盡皆滿佈的陰鬱，鏡中看到自己的臉色，幽冥沉墮，嗅聞不出一絲絲青春氣息。不變的是母親的親暱、笑容可掬，我卻默然遲緩，像塊腐朽的木頭，抗拒出門，推絕即將開始、新學期的課業。

意志如死水一灘，難得外出，撞人撞物撞牆總在所難免，即便自己熟悉的家，絆著碰壁也出其不意發生，妹妹常被我嚇得淚眼盈眶，我在意、也生氣自己沒能適切控制的笨拙，心裡更嘟囔上天的考驗何其無聊與可恨，曾經以為人生的考驗，只在勤勉不倦與奮發進取，誰料半路殺出這未曾思慮的障礙，於是，尷尬僵化的氛圍取代原來家中平和無波的空氣。

某日，時在補習準備考試的妹妹帶回一個重燃我希望的訊息：補習班老師提及認識一位熟習密宗的大師，可解疑難雜症，也許可以登門拜訪請教。常識與理智在我腦中翻騰：江湖術士的騙人的伎倆！可心底死水被攪得四處噴濺，哪怕只是一絲絲的希望，總是試試才知！殷切望向父母、手足，大夥兒七嘴八舌討論，我神遊在奇幻力量超越科學的種種想像中。

密宗「師祖」長得五短身材，方形國字臉，眼細嘴寬，活脫脫一頭壓迫人的河馬。身著舊衫褲，言談草根，雖然似乎帶有幾分神秘味道。初次見面便聲稱可以治癒我的雙眼，只需配合每週一次到精舍接受咒語療法，視力將慢慢恢復，供養費三十萬，只收現金。所謂精舍，也只是大樓裡某戶住家，極其普通，漫不經心的空氣充塞幾位修行成員之間，與想像中的習佛場景有頗大差距。雖然解說稍

嫌粗淺，氣度亦無特別，但我等心中有默契的協調出一個自我催眠的平衡點：真人不露相，孤注一擲吧！與我同去的姊姊們回家商議後，努力湊齊三十萬元現金，隔週帶至精舍。

一次，兩次，三次……，閉目聽咒，喝陰陽水，牛角印加持，打坐，反覆、無甚新意的療程，期間也碰上手殘、腳癱、癱瘓、失語、弱智，各色障礙人等前來接受治療。早嫁作人婦的姊姊們總設法輪流陪我跑精舍，令人困惑的是，精舍地點不斷更換，狡兔三窟的概念？用力甩開此想，告訴自己信心為上。某次姊姊抽不得空，妹妹與我同行，「師祖」見妹妹年少可欺，滿口輕薄穢語，一旁接受治療中的我，看著河馬張口閉口，腹中酸水，欲嘔未嘔，那日回家後，便不再上精舍，被我視若天大的三十萬打水漂兒，無聲無息沒了，家人無一吭氣。

再次求醫，母親與大哥陪同。看完醫生，才走出醫院，一個蟄伏腦中的念頭鼓舞我奮力、失心瘋般直衝車陣，幾部車急煞，亂成一團，司機們搖下車窗，咒罵不止，大哥扯著我手臂，恨不能狠狠摑我兩巴掌，母親青綠著臉，沒了主意的呆站路旁。想撞車求死的我，面對大哥的盛怒，根本無動於衷，甚且哀憤怒吼：「我的世界只剩下一半，你知道什麼感覺嗎？」這句話，活生生射向左眼壞了數年的母親。

母親因為長年操勞，四十開外便因腎臟疾病，開始一週三次的血液透析生涯，復因此疾而致左眼全盲。記得母親左眼驟然失明後，摘除眼球的左眼空缺，很快便填補一顆油亮油亮的義眼。那時，驚恐的我何其多次以手掌遮住一眼行進，試著感受少了一側視力的不便，可總在不經意時，垂放手臂，畢竟，老舉著手，酸，何況兩隻完好的眼睛也總開啟著瀏覽周遭光景的機制。於是，即使怨天不平、哀憐母親的苦楚，但痛意卻又薄又弱。

衝撞車陣事件後某日，母親特意坐我身旁，面色溫婉，但又流露幾許嚴肅，沒有特別的前言後語，開口便說：「要感謝老天留一隻眼睛給妳，轉動妳的頭，還是可以看到整個世界。」簡單言語之後，一股深沉的靜默空氣瀰漫，些時，我微微轉身望著母親，母親身材瘦削，面色枯黃，形容憔悴，左眼眼球是晶瑩清澈的黑白分明，也是她臉上最具神采的部分，但那是隻義眼，一隻像玻璃珠、人造的假眼球。

母親生在勞動人家，嫁在勞動人家，與父親為了撐起一個家，育養一子五女，農作、賣醬菜、做豆腐，為全家生計日操夜勞，久而成疾，終至洗腎，可在病痛中仍咬牙拉拔大了六個小孩。凡此思緒泉湧，頃刻滿溢，眼前長年病痛的母親，總還在勞作；眼前氣色灰敗的母親，總還適時陪伴、安撫不安生的我。母親表現無所畏懼的堅毅性格，偶爾妙語橫生的自嘲幽默，在在散發生命力於瑣碎困頓的日常裡。想到自己數日前的愚昧行為，不禁冷汗直冒，偏執讓我忽略了真正該關心的事情。

游移反躬自問中，有一天，自小罹患小兒麻痺症而腿腳不便的表姊，帶了兩位朋友來訪，即便我視力有爆發性的折損，依然看出來者外表不尋常：一位半邊顏面肥厚鬆弛，下垂如蒸煮壞了的糯米糰；一位臉上有大片深葡萄紫的色斑，感覺是無節制增長濃厚烏雲的畫布。我滿腹狐疑，用目光向表姊發問，但兩位新朋友卻分別先開了口：「我們是從陽光基金會來的。」、「我在陽光基金會上班。」陽光基金會？服務顏損的社福單位？兩位小姐穿著時髦，個性活潑，興致高昂又說又笑，熱絡聲量完全蓋過一旁閒話家常的母親與表姊。

母親的用心良苦也好，表姊的善意提點也罷，不曾接觸過的顏損朋友，兩位開朗的陽光姑娘，行止中，浸潤她們堅不可摧的勇敢與自信，撼動我對某些「不

全」的認知:引人注目、又太容易讓人閃避的外表，即便不當面嫌惡，也可能是普羅大眾閒來無事嚼舌根的題材，而心知肚明的她們，克服外表難以成為寵兒的事實，灑脫自得的姿態，怎不讓人折服?

一年後回到大學校園繼續學業，除了熱絡的同儕，為師的，有些讓我上課錄音，取代紙本筆記，方便課後複習;有些延長我作業時間，減緩我文字閱讀及書寫的壓力;特別難忘的是系主任賢伉儷，週休時常熱情邀我到那滿盈書香的寓所，說文史聊生活話天地，兩位教授犧牲難得的假日，陪一名懵懂大孩子無距離開懷閒聊，意欲何為?其中感受，豈止是芬芳滿懷?無盡的溫柔舒心，無盡的感動。

依舊追逐醫生，密宗「師祖」的教訓傷心傷財，科學還是值得信仰的選擇，良醫處處，不同的醫生，不同的視角，不同的照護與治療，危急時總不乏暖心神手。醫者從事救人天職，溫暖溫馨隨時散發，是頑固疾患的強力鎮痛劑，也是力道十足的心理保險。

深受腎病苦刑仍堅毅不撓的母親，陽光顏損朋友的開闊爽朗，甚至不良於行卻沉穩內斂的表姊，她們都有難解的困境，不管經歷多少掙扎，她們選擇面對，自由自在生活，感謝這些溫暖的及時棒喝，讓我明白:堅持自己該做的固然叫做勇氣，堅持自己不該做的，同樣也是勇氣。

三十年過去，左眼因為骨頭肌肉的萎縮，換過三隻晶亮義眼，半眠的右眼雖然偶爾張狂造作，也許全然模糊，也許大塊陰影，也許眼前佈滿怪異的絲絲條條，不時給生活掀上懾人波濤，可母親的「感謝老天」說總激勵我去面對，一萬多個日子，老天給了許多，貴人貴事相伴，我不全，但平凡，但幸福。